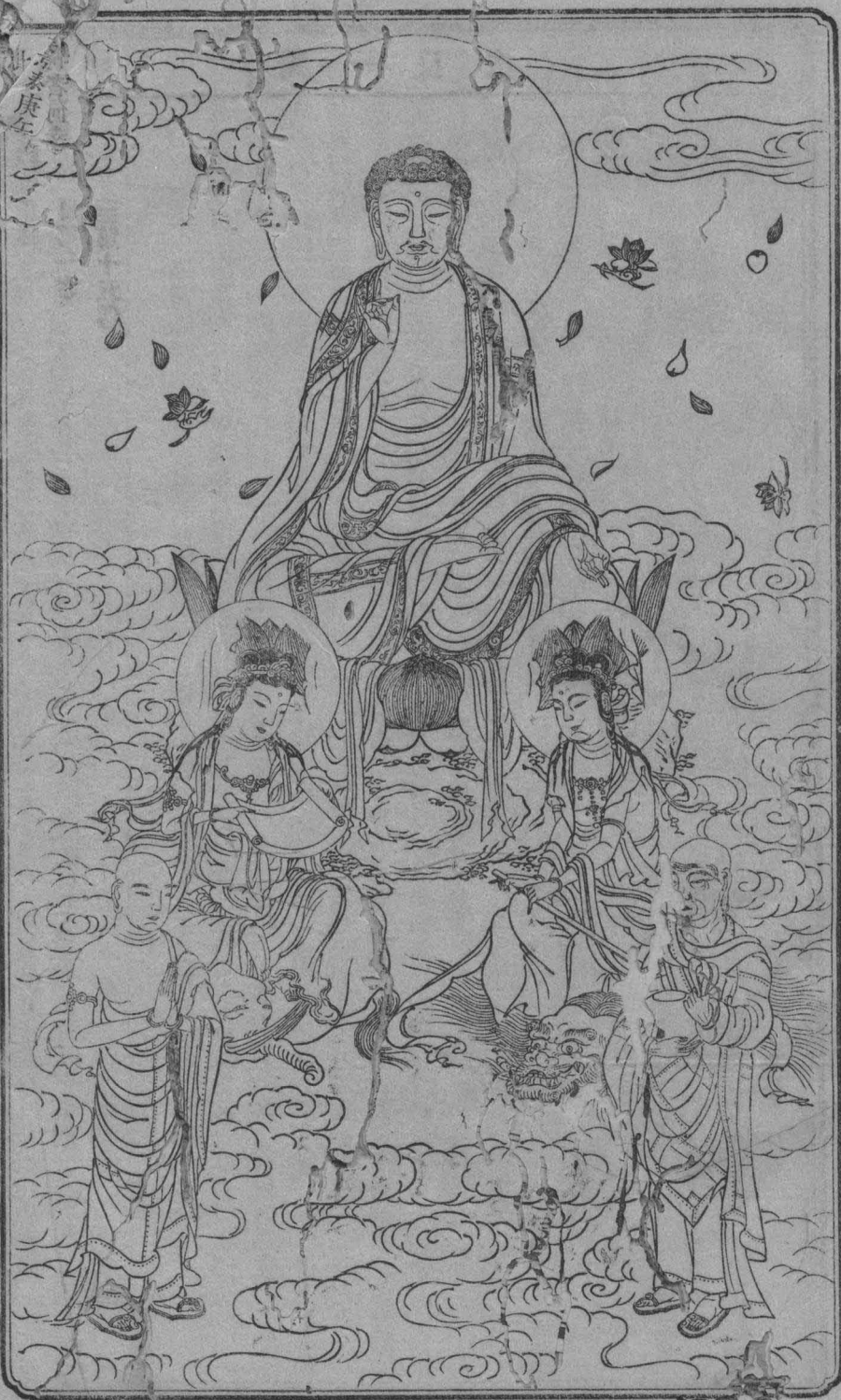






目 次

禪宗正脉

自第一卷

至第十五卷

禪宗正脉序

有大聖人中天印度曰能仁氏乃往古昔然燈所記賢劫次補四十九年開示演化接物利生悲濟無量仁慈普覆聲教所被微塵刹海而雙林息照布瑟波印於飲光少室單傳摩訶衍基於達磨此正法眼藏教外別傳禪宗之所自也已而六傳至曹溪而支分派別洋溢汎濫徧滿天下不有文字紀錄事緣又何以知其投鍼玄趣激電迅機開示妙明之義哉此吳僧道原傳燈錄之所作而有宋真宗皇帝詔翰林學士楊億之所有叙而總裁也後斯轍者曰廣燈續燈聯燈普燈雖各譯署不同亦無非以見此一大事也宋時有僧濟者患五燈之浩瀚作五燈會元以惠來學甚盛心也然而後人猶以未易通究爲病者是其詞義紛紜語句峻險者壁立萬仞淺近者鼻孔半邊或入海而算沙或追羊而感岐此國朝嘉興府僧如登禪宗正脉之所有作也登參參法不祖師於虛構得旨即韜光環堵於嘉禾之真如海象龍望風嚮慕而參禮者戶屢常滿而慨夫五燈之機緣峻險曰上根之人當頭便領十日並照中下之徒銀山鐵壁絲毫萬里用是抄錄簡集由某佛以至某人之嗣凡幾世幾百人爲幾卷俾人人通曉以爲證悟之因復夢神教題曰禪宗正脉刻梓流通荷歎盛哉書成飛錫踵門以敘文爲請嗟余耄矣豈足以敘此書之文哉然而仰惟佛法自漢永平東被真丹禪學之宗徧滿寰宇佛祖以下得其傳者自一燈以至無盡燈焉迄今逮二千祀代有金輪深密體解作興繼動振耀金湯際我大明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統御華夷樹剎建幢天章御製躋斯民於仁壽之域措天下於雍熙之治太宗文皇帝繼聖守成欽明文思光被四表聖治無爲製詞贊詠佛日光輝欽惟皇上嗣登大寶聖哲溫恭厲精圖治四海會同佛聖再來佛法外護天下時賢率士尊奉聖禮臣乞憐歸老受恩莫報弗遑寧居間得一覽禪宗正脉大爲慶幸異時必有以是映昌慶覽若景德之傳燈錄者矣第不知奉詔總裁刪定而兼叙引者爲誰也臣雖老矣猶能欣戴拱嘿以頌其美音大明弘治三年歲在庚戌除夕前一日賜進士階榮祿太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奉勅致仕前兼左春坊左庶子八十二翁杭郡鄒幹撰

禪宗正脉引

登參學空谷禪師于脩吉山山在杭西湖上先是師積稔綠化吾郡夜話山房獲親爐鞴一日問師如何是露柱師良久曰

二百餘供衆三年印圖若干萬相涉十有五年迄今未既也頃在杭時嘗聞五燈會元弗果終帙今偶獲展讀謂是空谷先師親加點
句者何幸遇之感悸交至第以此書機緣峻險篇帙浩繁粵有上根當頭便領十日並照所謂高暉之臨幽谷長風之游太虛者也自
餘中下之流銀山鍊壁絲毫萬里鍾置已躬妄生知解以爲成立爲此發心抄錄簡集以便觀覽或者謂予手風絕筆已四十年龍鍾
耄老不堪筆硯予皆不應丙午仲冬之一日始畫則抄錄夜則檢閱至唐杜鴻漸謁無住禪師庭樹鸚鵡處遂有省所謂得個入頭非
悟也由是益堅其志自言若無先師存日提激何有今日事哉復自念言簡集果符佛意集成當以何名是在者聞神語曰禪門正脉
覺而異之先佛有言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以此觀之神即是我我即是神夢與非夢二而一也矧惟會元佛祖命脉今日禪宗正
脉有以夫於是謹述用心顛末如此或者又曰簡集弗傳與無集等亟命同服與聖德海繕寫成帙寡彼悉檀捐金繡梓用廣其傳云
爾時維大明弘治歲次己酉冬十一月旦

嘉禾如登謹識

〔明勸〕

彼古啓明識禪宗正脉法
達磨西來

馬祖大師示衆其畧云達磨西來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以印衆生心地

非無知解

歸宗和尚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尙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立虛度時光湧泉云見解言語纏綿知通老識不盡敢
保輪迴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

有事商量

趙州和尚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黃龍南禪師告慈明曰此心未穩乞爲指示慈明曰既如是則坐而商

量

深究洪規

薦福古禪師嘗參大光玄福嚴雅無有可其意者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

得個入頭

大慧禪師曰。山僧十三歲出家。早知有此事。雖在村院裏。常要買諸家語錄看。雖理會未得。然便喜雲門陸州說話。汝等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既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云云。明明向汝道。尙自不會。豈況蓋覆將來。

漸有開廓

空谷和尙僧問。師之省處與我說。爲末世之標格。空曰。某謁南極古拙及衆知識。皆令參趙州無字。久而無省。偶見五燈會元中祖師活機用。心漸有開廓。古人機用我已識之矣。又問。人天眼目。碧巖集可看否。空曰。可也。

法在汝邊

淨名云。此法即見聞覺知學不得。若離見聞覺知亦不得。到這裏須知有一條活路。若識得這活路法在汝邊。

遲速不同

老宿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古塔主云。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爾入拔舌地獄參。

常習坐禪

馬祖在衡岳山。常習坐禪。南嶽嘗以磨輒作鏡而諭之。乃曰。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在體無去住。妙喜曰。我只要爾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諸方說靜了方悟。我是悟了方靜。不敢相瞞。未悟時心識紛飛。悟了方貼地。

不明大理

德山和尙云。若不明大理。饒爾去佛肚裏過來。只是能行底。屎橛不會遇著。好人便即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卽這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奈爾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圓通云。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無事切須尋究。玄沙云。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

破

工夫之說

幻住和尙云。前代諸尊宿。初不曾有做工夫之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又云。古人於參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切。

當而學者例於此說

問處求證

佛眼云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語將爲事究明令徹去不似今人胡亂問趁口答取笑達者簡集之意

登以五燈會元浩繁難讀多有機緣峻險壁立萬仞上根吐舌中下涇措用是唯取顯明簡直者使人易曉京兆無定簡集成編且如會元本集中牛頭山法融禪師若干人則總題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于其前今正脉中各以四祖旁出標于上他可類推上堂示衆甚有切於人者輒以愚意累加標首如史鑑然以便尋討

去繁就簡

是集一依五燈會元並不敢有所更改也間有生緣神異參謁問話繁者不敢備錄然亦有東而簡之之處

體會機緣

看機緣須看他師家問處學者答處如何即是如何則不是自有入處既得入處烏有峻險簡直顯明者哉

隨宜參用

凡機緣上安(評)字則指圓悟禪師評唱若安(頌)字則頌古聯珠有此或機緣頌古有及會元無出者意句圓妙則(增收)如登鶴望俊流當立大志亦草率不得須將諸祖頌古通集碧巖集人天眼目彼此尋究相助顯發

古今例同

或曰五燈會元是佛祖心髓孰敢妄分優劣而去取無定耶曰子豈不見五燈是五家之作今爲會元哉碧巖集祖師機緣唯取一百則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四百餘人前人頌之豈不知有一千七百人善知誦耶譬彼病革矣當求速効之方可也余旁通集無他每見同學懼繁弗覽正恐大法湮微故強爲是編俾易覽易精而得入悟門者則不以我爲非歟正魯庵所聞免我罪我其唯此集矣

敘古啓明讀法終

禪宗正脉卷第一

佛祖

賢劫第四

女子出定

勝義

定法

不定法

普眼

入定

三度

殊文

處過

夏志

梵志

義墮

斬首

阿難持

釋迦牟尼佛(頌)初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

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評頌)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嘗因文殊

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

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遠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

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

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頌)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

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一義二義。(頌)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

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頌)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

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僞問我。(頌)世尊因普賢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

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賢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

中乘六牙白象。(頌)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

問迦葉。汝擬擯鄒簡文殊。迦葉無對。(頌)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

物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

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雖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

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

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頌)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長馬見鞭影而行。(頌)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

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

阿難持

持鉢

禪宗正脉第一

一

一

梵志 擊花 獻佛 百五 丘未 忍得 法

布髮 掩泥 賢女 遊屍 陀林 東老 母

多子 塔前 付法

西天 師

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頌)世尊因
 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
 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
 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頌)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
 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指命智通各各心內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
 遂手還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心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
 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
 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頌)世尊敲髑髏問耆婆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一生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耆闍維(頌)世尊
 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剎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
 梵剎竟時諸天散花讚曰庶子有大智矣(頌)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
 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
 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
 往白佛佛言(頌)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頌)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
 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頌)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
 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
 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頌)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
 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頌)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
 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頌)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訶告衆曰汝等
 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頌)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

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頌古稍異。

西天

二祖阿難尊者(頌)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西天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簪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

西天

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

西天

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

西天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頌)九祖伏駝密多問祖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

西天

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西天

十祖脇尊者(頌)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

西天

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即與剃度。付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

西天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

西天

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

西天

然省悟。

西天

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祖曰。汝欲見佛性。第

西天

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

西天

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敢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

西天

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猶滿月。像性之義。顯然虛明。言訖輪相。則隱。後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

西天

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

西天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觀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

西天

契會。△祖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

西天

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適問其故。祖曰。汝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霧信。施故。報爲木

耳。樹生

大

藏

經

禪宗正脉第一

四

馬

西天
祖師

鳴鈴

西天
祖師

○祖師

惡報

時三

業從

惑生

西天
祖師

苦行

紆急
即斷

過慢

蘭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歡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行化至摩提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

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以披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授具戒訖名伽那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

問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染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為旃

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使謂七日果

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未明業從惑生

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

為無為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祖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

如來見性之句汝宜傳布後學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為尙辯論為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時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

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紆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返生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

西天
祖師

西天
祖師
○攝五
眾伏

師子
頭落
○寶墮
臂西
天祖
師子
辨珠

王請
齋

東土
初祖

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二十三祖鶴勒尊者年七歲遊行聚落親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等與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有師子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用何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問是語已即入佛慧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自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排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有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師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遍(頌)因罽賓國王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怪於頭王即揮刀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行化至南印度彼正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土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慧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諸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實若明其實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也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實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頌)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跡因試

般若 多羅 預佛 大勝 多勝 支那 繁興 徒六 宗見 異經 王輕 毀三 寶性 佛現 出武 帝詔 至金 陵

神光 立雪

少林 面壁

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

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

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恭慕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願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

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拾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

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嶢嶸徒眾甚盛祖喟然嘆曰

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繁興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乃至寂靜宗所彼各尊者聞師指誨豁

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頌)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因問波羅提尊者(無相宗

首)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曰

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人王曰其八出現當

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眼目見在耳目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

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祖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遂沉重溟凡三周寒暑造于南海

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覽奏遣使實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

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評頌)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

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頌)頌古上云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

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盡國人去他亦不回(頌)祖知機不契潛回江北居于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嵩山少

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頌)時有僧神光者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

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問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

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祖曰

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

斷臂安心

三拜得髓

楞伽經五度中

後歸西

東土二祖忘心

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頌）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應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綠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汝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頌）言曰。端居而逝。（頌）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見手携隻履。獨遊雲間。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墳。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嘆。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諡圓覺大師。塔曰空觀。（頌）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慧。可大師得法。傳衣事跡。遂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訖化。西歸大師。蕭風玄風。博求法嗣。（頌）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尙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尙。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實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踰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苦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

撰述

一

新

75

月

東土三祖○周武帝滅佛法○信心銘○不識玄旨
愚人自縛

東十 四祖
橫出 一枝
○三 却天
書

僧璨大師初以白衣諱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尙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祖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遂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纜。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捉得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耐。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捉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道信大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後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邪。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弘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

東祖士 五松○ 者寄道 宿居 盧來 參確 入服 勞杵 神秀 白和 偈盛 偈和 三鼓 入室 密示 必宗 晚受 衣法 南遇 東祖 六祖

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綰以遂其志

弘忍大師。廬州黃梅人也。○(頌)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逖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振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汧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為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曷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為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斯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米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即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圖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今。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

慧能大師造黃梅之東山。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頌)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

印宗

止廊廡間暮夜風劇剽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觀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悚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會諸名德爲之剃髮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後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法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被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祖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